



世相 年的声响

□ 安宁

一到过年,人心总是有些慌乱。一晃,我已九年不曾回家过年。异乡,不知不觉成了自己的家。假期总是让人有脱轨般的失重感,连带因此生出烦躁、慵懒,也夹杂一些无聊。朋友圈里的人们,正嚼一嘴、鸡一嘴地说着转瞬即逝的热搜事件,我懒得看,常常扫一会明星八卦新闻,便关了机。

也或许是自己忙碌惯了,忽然间陷入漫无目的的假期,反而不知如何放松,觉得无所事事真是对人生的荒废。到底什么才是真正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人生呢?放假后,每天睡到自然醒,也还是没有将这个问题想明白,于是陷入节日虚空症,甚至盼着赶紧把年过完,回到上班读书写作的正常节奏中去。除了看电影、读书,什么也不想做。明明有一个课题,开学后就需要结项,但还是推进得很慢。忽然想,如果有了几千万,每日过这种吃吃睡睡、无忧无虑的生活,或许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开心。人一旦失去了压力和动力,大约跟温水里的青蛙一样,不知死亡正悄无声息地逼近。

想起某一年的春节,五个已婚的、长相几乎一模一样的姑姑来走亲戚,父母强行将我卧室里拖出来,陪她们聊天兼端茶倒水,我冲出来,鼓足了勇气,从大姑喊到五姑,而后一转身又冲回了卧室。我听到后面传来哄笑声,我躲在门后,眼泪快要掉出来了。这样一想,忍不住松了口气。离家千里,又顺利嫁人生女,并有暑假,可以躲过寒假回家过年的烦恼,这样的人生,还有什么抱怨的呢?

但晚饭后用力清洗杯盘的时候,还是隐约觉得,千里之外的母亲正站在我的身后,喋喋不休地抱怨我,如何为逃避帮弟弟寻找工作、买房结婚而远嫁他乡。这样的“不孝”,逢到过年,就会被无限地放大,放大到我除了拿钱买过年时的平安,找不到别的解决办法。

山东人总是礼节为上,嫁到千里之外的塞外,也还是在年节到来的时候,拘泥于礼节,小心翼翼地,怕一不小心,就在这节骨眼上犯了错。这几日说话也格外小心,凡是消极的话,一律扼杀在口内,不准自己说一个“死”字,好像说了就真的会死了一样。平日写作,一直都在宣扬生死皆是世间日常,但一到过年,就不这样想了。总有些小小的迷信,雾一样缭绕在周围。

去修电脑,店铺门外的马路牙子上,站着一对母女,提了一堆刚刚从超市买的米面粮油之类的年货。大约等车等得有些累了,便将手里的东西放下,不停地抬脚朝路灯慢慢亮起的马路上张望。等我出门坐车的时候,看到马路牙子上,一个被风吹开的袋子里,一大瓶洗衣液孤独地站在那里。一直到我上了车,也始终没有人来取它。那对母女大约正在车上,或已到家,彼此正絮絮叨叨地互相埋怨,说忙年忙得晕了,丢三落四……

夜色已经完全笼罩下来。年的脚步,啪嗒啪嗒地走着,听上去让人心慌。

杂感

如何祛除偏见

□ 靳小倡

偏见是相对于正见而存在的,两者总是纠缠在一起,不好甄别。要祛除偏见,恐怕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。

罗素在《一个自由人的崇拜》中写道:“直到1870年,德国人被视为戴眼镜的教授,内向的、不知道外界的。但是从1870年起,人们对他们的观念必须作剧烈的改变。大多数的美国人认为法国人老是从事于爱情上的阴谋,惠特曼谈到法国人的时候说:‘狡猾的、中型沙发上的那对通奸的法国男女。’去法国居住的美国人因法国人严肃的家庭生活而惊奇,甚至也许感到失望。在俄国革命以前,人们相信俄国人有一个神秘的灵魂,那种灵魂使他们不能做成普通的明智的行为,但是给他们一种深沉的智慧,那种智慧是现实的民族所望尘莫及的。”这种对于某一民族的刻板印象,就是偏见。

为什么会存在偏见?原因自然是,判断者获得的信息是片面的,既然不能窥见全豹,就难免会产生偏颇的认识。

有的时候,判断者获得的信息是全面的、完整的,但他只愿意相信某一方面的信息,过滤掉的信息没有起到帮助其形成正确判断的作用,对于执意只相信某一片面消息的家伙来说,谁也帮不了他。

还有不少偏见是在长期、反复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。德箫维茨在《最好的辩护》一书中列举了美国司法中的潜规则,其中之一就是有罪推定。尽管无罪推定已经在刑事司法领域成为常识,但由于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,接触的被告人多数都是有罪的,面对一名新的被告人,法官在证据调查前还是会习惯性地认为这又是一个有罪的人。要祛除偏见,不是空喊口号就能够解决问题的。

那么,为什么要祛除偏见呢?偏见

显而易见的不良作用,是使我们模糊了发现真相的眼睛,我们对特定事物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,有时就得归咎于它,这正如一叶障目,不见泰山。

法国家喻户晓的冤错案件——德雷福斯案件之所以搞错,对犹太人的偏见是原因之一。如果一个国家或者社会,存在巨大的偏见群体,就可能出现不问是非,只进行族群分类的简单化思维,正义和理性之神就可能没有栖身之处,要落荒而逃了。

这提醒我们,对于偏见必须经常性保持警惕。戏剧家赖声川曾言:“当我们看事物的时候,有没有立即下判断?如果有,就很难看事物的原貌,因为判断遮蔽了视线,判断是在通过过滤器看事物……我们其实大半辈子都是在用既有的方式看世界。这个方式是日积月累而成的,久而久之,事情的原貌渐渐离我们越来越远。最后,我们甚至可能不认识它了。对人也是一样,可能从认识一个人的第一秒开始,我们就用上了偏见过滤器。久了之后,他被我们的过滤器不断扭曲变形,直到面目全非的地步。真正的他消失在我们的过滤器之中。”

平心静气地看待问题、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,是我们每个人应有的美德。各种偏见,都是因为只从自己出发,而忘记了世界的辽阔。

音乐家搏朗姆斯告诉了我们一个对待偏见的绝妙办法:有一位初学作曲的年轻人请他欣赏自己的新作。搏朗姆斯看了看总谱,沉吟片刻后,很客气地问道:“你在哪里买到这么好的乐谱纸?”——在给予判断之前,先宽待,是避免偏见最仁慈最智慧的选择。作家亦舒说,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,处处体谅别人的难处。其实,也是因为偏见越来越少。

市井

楼上的小孩在哭

□ 吴云飞

楼上的小孩在哭。一声高过一声,撕心裂肺。他爸妈离婚了,他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。

他的爷爷奶奶年纪很大了,都在小区当清洁工。有好几次,我碰到他爷爷站在冬天清晨的冷风中,拖着长长的软管,给栀子花、海棠浇水,有时是给那一片竹林浇水。

我刚才下去,还见到他的奶奶。她面相慈祥,胖胖的,穿着浅绿色的工作服,戴着红色鸭舌帽,腰间系着大围裙,手里拉着小推车。车子上面高高堆着扫帚、拖把,挂着湿漉漉的抹布,还有盛着污水的塑料桶,装着废弃卫生纸、塑料袋、枯枝、烂树叶的麻袋。

以前,小孩的爷爷奶奶不做清洁工。那时,小孩的爸爸妈妈还没离婚,都在附近上班,爷爷奶奶就在家照顾孩子,烧烧饭,做做家务。

小孩爸爸妈妈的卧室就在我卧室上面。夜深人静时,我常听到他们大声争吵哭骂的声音。还打架,打得很凶。天花板在头顶上方战栗不已,上面满是凌乱的脚步声,沉闷的撞击声。能感受到现场的撕扯、扭打,以及剑拔弩张的氛围。从那些零零碎碎传来的吼叫、哭诉声中判断,大多都与钱有关。

我躺在床上,直听得心惊肉跳,在黑暗中瞪大了眼睛,连呼吸都变得很谨慎。听不到老人和孩子的声音,他们这时往往都变得悄无声息,可能也是因为恐惧吧。吵闹一回,一般会平息几天。然后再来一次。也有连着几个晚上都吵的时候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。

直到有一天,我突然意识到楼上安静很久了。我还挺为小孩的爷爷奶奶高兴的。我家老人在这住时,听小孩的爷爷奶奶说过,他们家里总是吵架,他们很难过,但也不敢过问。他们很羡慕那些和睦相处的家庭,希望他们的孩子别再吵架,好好过日子。

“孩子天天哭,吵到你们了吧?他爸妈离婚了,他妈走了。”一次,在电梯里,小孩的奶奶背靠着电梯,有气无力地对我说,好像特别累似的。当时,小孩就站在旁边,眼睛很亮地望着我。

小孩妈妈走后,就再也未见回来过。她没走的时候,我也从没见过她,可能她的工作很辛苦,总是早出晚归吧。小孩爸爸也走了,去外地工作了,偶尔会回来,带着小孩出去玩,还给孩子花钱报了作业辅导班、乐高班。

但小孩经常哭。清早哭,中午哭,夜晚哭,凌晨哭。有一回,我家里来了一位小客人,楼上的哭声吵得他都听不清电脑里的柯南在说啥了,他气坏了,说真不知道这小孩在哭啥。他说他真想上去揍他一顿。我说,他哭是有原因的。

那他在哭啥?

我也不知道。

可能他有许多要哭的事情吧。如果他觉得哭能让他舒服些,那就哭吧。他不能控制他成长时期的其他事情,但他还能决定自己是哭,还是笑。既然人生来就具备哭的能力,就有权决定是否使用,以及什么时候使用。

有时,我被他哭得心里很难受,也好想哭。

闲话

冬日心灵书

□ 彭鑫

读风景,也是在读人生,读心灵。桃花源里可耕田,亦可做心灵功课。

酉阳桃花源,地处武陵山腹地,幽静秀美。冬日暖阳之下,它宁静如太古。大酉洞的石壁,更显苍翠。桃花溪水更少,也更亮,莹莹如水晶。静下来的风景,有一种独特的韵味。我们的心灵,亦如此。

站在美池,看锦鲤,看碧水,看倒映在水里的云,看映见自己的内心。春耕,夏耘,秋收,冬藏。冬天是一个收藏的季节,也是一个返观内心的时节。

稻田、荷塘、桃园,虽然有一种萧瑟之气,但是并不让人感到悲伤。恰恰相反,感到生命中蕴藏了一种力。潜村旁的荷花塘里,荷叶已经枯尽。喝着烧烫的摔碗酒,看着荷梗,看着半干涸的池塘,看着冬天的云朵,就好像看着那美妙的过往。站在木阁子上,风吹发乱,冬日暖阳,照亮心房。

每走过桃花源一次,我的生活似乎就有点不一样。我不是桃花源的考证派。这个桃花源就是我心中桃花源的样子。

看着怀抱着桃花源的青山,不由想起《寒山转苍苍》。两只驴,在前面驮着炭火;樵夫在后赶着驴。他扛着的高高的竹竿上,还挂着一只鸡。雄乃富足的象征,虽然天寒地冻人困驴乏,但是依然给人一种温馨之感。

我们应该多看看冬景。就像我们坐在温暖的房间里,烤着炉火,喝着热酒,隔着窗户,看着屋外冰天雪地,天与地之间,全是白茫茫的一片。

在五柳廊的红飘带前,我感到了仪式感的力量。那么多的长红。缤纷的丝带,在风中飘扬,多像那缤纷的初恋。

爱情需要仪式,一切的幸福都有一个物质外壳,就如陶渊明的无弦琴。屋里挂着无弦琴,陶渊明无法弹,也不想弹。但是只要屋里挂着,它就能在陶渊明心中响起最美的音乐。甚至,它还会穿透时空之墙,到达千百年后之人的心中。

徘徊在陶公祠里,看着五柳先生的画像。我想举杯欲饮。那些古人安否,曾经的我安否,未来的你安否?

我突然有了一个感悟:善于得闲,时光会慢,生活会淡,快乐会来。推开车窗时,是否可以花一两分钟,看云洗心。家里昙花要开,有无雅兴去等到半夜,以闻奇香。

一间雅致书房,墨香沁人,书册煌煌,字画古拙,兰花吐芬,令人赏心悦目。而最美的不在这些之中。最美的是窗口。松涛,月光,雨声,院子里孩子的笑声,因它才能透进书房主人之心。如果人生如书房,空闲就是那个窗口——至美之处。

来到隐逸村,看着一棵大柳树。此时柳树,叶已落尽,光秃秃的。这让我想起“九九消寒图”。“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”,九字共八十一笔,一日一笔,一直写到春暖花开。日日数春暖,静候春日来。

数九数九,是对春的希望,对未来的期待。我想,每当遇到人生至暗时刻,都应该给自己一份“九九消寒图”。我把逛桃花源当做自己的一种心灵仪式。每当心有不甘,人生遇到黑暗时刻,我就会来逛逛桃花源。让桃花源的美景,清洗掉我的忧伤。

在烟火气中,在小小仪式中,日子的欢喜,因此而生。快要新年了,我想对自己说:“心若安宁,冬天在眼中也有春天的样子。”